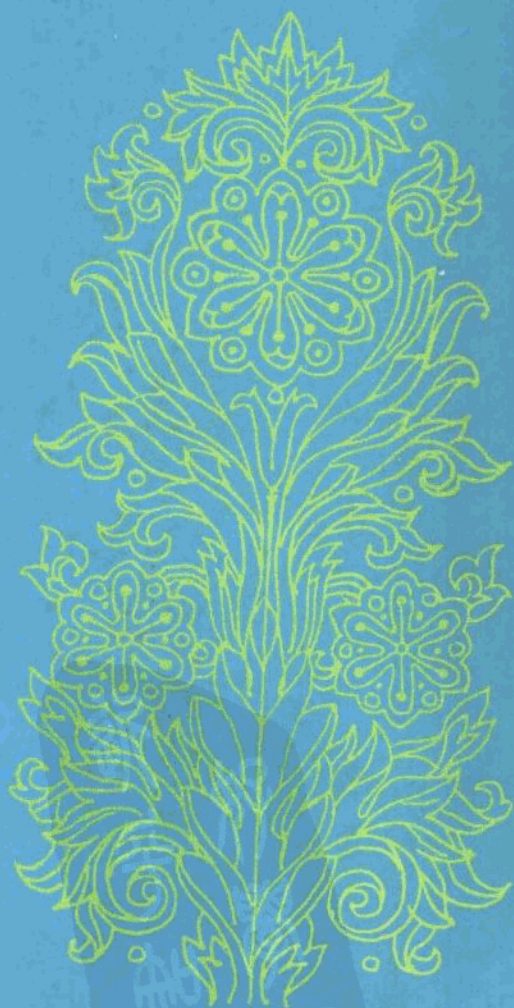


XIAOXI
CONGKAN



217

小戏 丛刊

3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唱片社编

新 编 大 戏 考

(全 壹 册)

发扬传统 革新版面 图文并茂 内容广博
演员小传 流派大观 唱段荟萃 资料翔实

16开精装本、平装本两种 全书100万字 收剧坛名家照片资料200余幅 年内即可出版问世

本书收编、辑录建国以来灌制、发行的各种唱片唱词一千余段,包括京、昆、川、粤、评、豫、晋、秦腔、越、汉、湘、楚、桂、闽、淮、扬、沪、锡等五十五个剧种一些脍炙人口的优秀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精彩唱段。每一剧种均有简要说明及著名演员的生活照、演出剧照和文字介绍。书中附录主要戏曲剧目的剧情梗概四百余则,以备检索。

《新编大戏考》为各地县、厂矿、公社、城镇、企事业单位广播台、站、室戏曲播音时必备参考用书。

《新编大戏考》为各家庭戏曲爱好者收听戏曲广播、播放戏曲唱片以及学唱、查阅必需辅导读物。

如需此书,请速向附近新华书店预订。

小戏丛刊

3

目 录



剧 本

- 特别考场(独幕话剧) 吴兰波(1)
三盖印(小戏曲) 汪福昌(15)
碧螺春(小戏曲) 陆伦章(23)
春之歌(独幕话剧) 汪天云 邓朴安(33)

学习与欣赏

- 少而精 宋光祖(12)
人各有别 致远(13)
意料不及的撞击 吕兆康(14)
闹而不俗 妙在自然 荣广润(49)

戏曲知识

- 人物精简 以少胜多 徐扶明(29)

演员谈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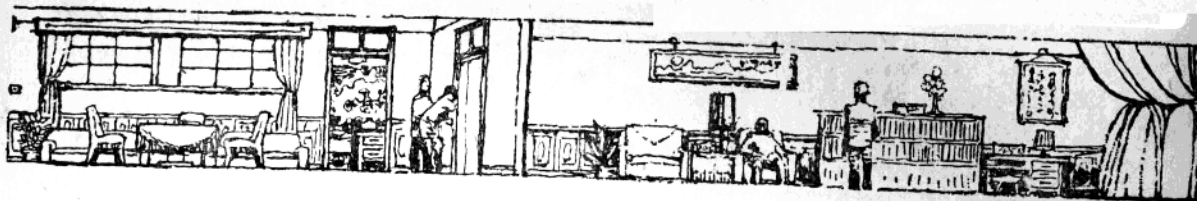
- 从一个口吃的艺术家想起 李家耀(31)

创作杂谈

- 一次有益的尝试 苏乐慈(50)
关于现代戏创作的一封信 乔谷凡(51)

小戏选刊

- 不妙的开头 (爱尔兰)肖恩·奥凯西著 叶小铿译(40)



特别考场

(独幕话剧)

吴兰波

人物 陈国豪 男, 60岁, 南江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
李淑英 女, 58岁, 英语教师; 陈妻。
陈俊红 女, 26岁, 大学毕业生; 陈女。
高志翔 男, 28岁, 报考研究生的考生; 陈俊红的男友。

时间 春天的傍晚。

地点 南江大学, 陈国豪的家。

布景 舞台左侧是客厅的一角, 有桌椅、电话, 后边有楼梯口; 右侧是书房。中立隔墙和门。书房里有沙发、书橱、电视机等物品。客厅大门通室外, 小门通厨房。布置较为讲究。

(幕启: 李淑英正在备英语课。)

李淑英 ... We defeated the "gang of four", The whole country is overjoyed. We are now working still harder to build socialism... (粉碎了“四人帮”, 举国上下, 一片欢腾。如今, 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建设社会主义。……)

(隐约的敲门声, 李放下书本。)

来了, 来了, 等了你们老半天, 可真把我给急坏了! (出门张望, 无人) 哎? 人呢? 难道是我耳朵响吗? 唉! 上了年纪, 对儿女的事总

是放不下心。俊红大学毕业了, 怎么还不定下来了。(回到桌旁, 无心备课) 是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呀? 聪明吗? 老实吗? 有志气吗? 我那宝贝女儿什么也不告诉我, 只说见面就知道了。还说我一定满意呢!

(敲门声; 俊红的喊声: “妈妈! 妈妈开门!” 噢, 这一下没听错了。(起身开门))

陈俊红 (陈俊红上) 妈妈! 亲爱的妈妈! (伸开双臂, 抱住李淑英旋转一圈)

李淑英 你怎么啦? 俊红!

陈俊红 我多么高兴啊! 你知道吗? 妈妈!

李淑英 高兴, 高兴! 大姑娘找了对象也不能高兴成这个样子! 害羞不?

陈俊红 不, 不。你说到哪儿去了! 妈妈, 我不是为的这个。

李淑英 啊? 那, 是为了什么事?

陈俊红 一件大事! 我报考研究生落选了!

李淑英 落选了还这么高兴?

陈俊红 不仅我落选, 我希望那一百多考生都落选! 百里挑一就是他!

李淑英 什么? 你说什么?

陈俊红 妈妈, 我说给你听。我们南江大学天体物理专业只招收一名研究生, 由爸爸亲自辅导! 有人说我是笃定了。我就去找爸爸, 我说: “爸爸, 我是你女儿! ……”

李淑英 他怎么说啦?

陈俊红 没等我把话说完, 他就板着脸儿说: “女儿? 就是你的妈妈来也不行! 要凭成绩, 要有才华!”

李淑英 哪个有才华呢?

陈俊红 高志翔! 他是一个真正有才华、有抱负的好青年! 他被埋没十年了, 早就该得到一个深造的机会。

李淑英 你说的是他! ……俊红, 快和妈妈好好谈谈, 小伙子到底怎么样啊?

陈俊红 英俊的脸蛋，高高的个子，帅极了！
李淑英 我不是要你说外表。
陈俊红 为什么不说不外表呢？妈妈，难道你希望女儿找个丑八怪吗？
李淑英 内在美才是最值得追求的。
陈俊红 那是理论。没见过比照理论去找朋友的。
李淑英 有才华、有抱负这就是内在美。
陈俊红 可最初是因为他长得英俊……。
李淑英 最初？……什么时候？在哪儿？
陈俊红 我刚下放到农村的时候，知青小组的姑娘们围着我就问：“有对象了吗？”我忙说没有，没有！
李淑英 一些个调皮丫头！
陈俊红 才不呢！她们都挺正派。我们组长正经地对我说：“纳入小组集体计划吧！”
李淑英 什么？小组还有这个计划？
陈俊红 有。女知青集体管恋爱有很多优越性。后村有个小组各顾各，四个姑娘有两个上当了！
李淑英 别提了，那阵子也为你提心吊胆啊！
陈俊红 我们小组啊，没人敢欺侮！各人都按自己的理想在小组会上提条件……。
李淑英 你也提了？
陈俊红 我只提了一条……，长得英俊。
李淑英 啊？你也太胡闹了！
陈俊红 胡闹的事还在后面呢。我们组长连声夸赞我：“爽快，爽快！”然后问我：“神经病要吗？”
李淑英 （惊讶地）神经病？
陈俊红 ——长得挺美！
李淑英 简直不可思议！
陈俊红 我说：“可以见见。”
李淑英 他也是知识青年？
陈俊红 是个“老三届”，考大学不知怎么被撵出了考场，回来后白天劳动不说话，晚上仰天看星星。嘴里还不停地叽咕着什么。村上人都说他得了神经病。
李淑英 真的？那也太可惜了！
陈俊红 也许是出自强烈的好奇心吧，……有一天夜晚我悄悄地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他住宿的队屋旁边，听听他到底在叽咕些什么？
李淑英 你听到了？

陈俊红 听到了，而且听懂了！我一口气跑回宿舍叫了起来：“他不是神经病！他不是！”姑娘们吓得一个个跳下了床。
李淑英 你听懂他说些什么了？
陈俊红 他叽哩咕咚地背诵着：天鹅、人马、天琴、御夫……，都是星星，天上的星星！他在攻一门深奥的学问！虽然我并不喜欢，但我听懂的！妈妈，这个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就是高志翔！
李淑英 好，好！俊红，你们谈得怎么样啦？
陈俊红 这些年，我们交往不多。我怕打搅他，影响他。但我们的中心……。
李淑英 哎，这还象话！……哎？说到现在，他怎么还没来呀？
陈俊红 （狡黠地）他，……不敢来。
李淑英 不敢来？你还说他是个人才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
陈俊红 是的，妈妈。在事业上他有才华、有抱负。可是在，……在这件事上，他显得那么胆怯。
李淑英 胆怯什么？怕我？哈哈……怕一个老太婆？他现在在哪儿？
陈俊红 学校门口东边电线杆子旁边看书。
李淑英 啊？你，你怎么把他放在外边！快，快去找来！
陈俊红 妈妈，你欢迎他来吗？
李淑英 欢迎！
陈俊红 你不会讨厌他吗？
李淑英 你那么夸他，我怎么会讨厌呢！
陈俊红 那你喜欢他吗？
李淑英 还没见面呢，你这丫头！
陈俊红 妈，要是爸爸回来了，板着脸儿……。
李淑英 你想要我帮你的忙，是吗？
（陈国豪上。他左腿行动不便。）
陈俊红 爸爸！
陈国豪 你帮忙也不行！要看成绩，要有才华，亲爱的老太婆，你说是吗？
李淑英 哎呀，你今天怎么也这样高兴！
陈国豪 高兴，高兴！我发现少见的人才了！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呀！
李淑英 看你们父女俩高兴成啥样子！一个找到了人才；一个找到了……。

陈俊红 妈妈！（打断李的话；电话铃响，接电话）喂，你哪里？……噢，……好，再见！（挂断电话）爸爸，校党委张书记问你在家不，他正在开会，说待会儿有事找你商量。

陈国家 好，我在家等他。

陈俊红 爸爸，快说说你发现的人才吧！

陈国家 好，我给你们说吧。今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我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党及时做出了这个英明决定。科学事业不能后继无人啊！可我又担心，这十年来，我们没有教，青年们没有学，到哪儿找称心如意的考生呢？这门高深的天体物理专业还不知可有人报名呢！

陈俊红 结果却报了一百多。

李淑英 象你这样凑数的当然也有。

陈俊红 妈妈你！

陈国家 可把试卷一看，却大出我所料。不但数理化成绩优良的大有人在，就连天体物理专业考卷我满意的至少有十个。

陈俊红 还有十个？

陈国家 不过，这十个你早已不在数了。

李淑英 英语都不及格！榜上无名她正高兴呢！

陈俊红 别打岔！爸爸，这十个考生你比较满意的，不，你特别感兴趣的是谁？

陈国家 特别感兴趣的，……有一个。

陈俊红 有一个？

陈国家 从试卷上看，这个考生基础扎实，思维敏捷，思路开阔，推理严密。是个难得的人才。

李淑英 这么高的评价！

陈俊红 爸爸，这考生姓什么？叫什么？

陈国家 姓高。

陈俊红 叫高……？

李淑英 叫高什么翔不？

陈俊红 （腼腆地）高志翔？

陈国家 对，高志翔！

李淑英 高志翔？（故意向俊红）这不是他？……

陈俊红 嘘！——（做一调皮动作，高兴地跑下）

李淑英 二十六岁了，还象个小孩！国家，照你这么

说，高志翔倒是蛮有把握罗？

陈国家 我是很满意呀，不过还得由招办批准。

李淑英 你估计，招办会有不同看法吗？

陈国家 有，肯定有！如果在明天的面试考场上，他仍然象在试卷上一样毫不掩饰他所受到的康培尔的影响的话……。

李淑英 康培尔？你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

陈国家 是的。康培尔鼓吹的“大爆炸宇宙学”在我国一直是受批判的，真不知他是打哪儿学来的？

李淑英 国内再没有人研究康培尔了吗？

陈国家 曾经有一个，也是康培尔的学生……。

李淑英 你是说北方大学汪国强教授吧！可惜他早已去世了。

陈国家 是的。我看到这个考生的试卷，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汪国强……，他是个了不起的“大爆炸宇宙学”派的学者，想起他，我就感到无限的内疚！

李淑英 那是过去的事了，何必自寻苦恼？

陈国家 不，我不能忘却！在大洋彼岸我和他同窗共读的日日夜夜；我们共同发誓为了科学不惜做二十世纪的布鲁诺！

李淑英 那个被罗马教会烧死的布鲁诺！

陈国家 我们向往着有朝一日漂过大洋，回到祖国……。一九四九年，祖国解放了，我们收到了郭沫若院长的信件……。

李淑英 你回国后给我看过，信上说，周总理亲自表示，欢迎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回国，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出力。

陈国家 回国后，汪教授接连发表几篇论文，引起国际天文界的注意。后来，从苏联刮来一股“反康培尔”的风，汪国强不愿“一边倒”，就被打成了右派！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他象布鲁诺那样地死去了！

李淑英 这是那些搞运动的人整他的呀！

陈国家 可是，我却接受了一些人的“教育”、“改造”！写了表态文章，批判起康培尔来！听说汪国强教授是在“北大荒”的草棚里看了我的文章后，才……！

李淑英 这叫你有什么办法？时至今日，康培尔学派还是抬不起头来呀！

陈国家 是啊！以政治观点代替自然科学的观点，这是科学的悲剧！我为考生高志翔担心的就是

这一点。

李淑英 国家，汪教授还有一个孩子吧？

陈国家 有一个。汪国强死后，听说他爱人改嫁了。二十年来，我打听过多次，没有人知道那孩子的下落。好几年前，听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撵走了一个提到康培尔的考生，我急忙去找，也没见到那孩子。

李淑英 那么这个考生呢？你就没想过？……

陈国家 这回一看试卷，我脑海里就出现了这个问号。我急忙到招办去看了看考生履历表，又叫我失望了。

李淑英 噢，我也犯糊涂了，他不姓汪。

陈国家 表上填的是：父亲，矿工高明远！

李淑英 那？他怎么能读到康培尔的书呢？

陈国家 是啊？我也琢磨不清。难道他到我家来看过书不成？

李淑英 不会的。你的书橱连俊红也不敢动。（深思）要是到过我家？……（举起桌上的一本书）只有这本《大爆炸宇宙学》。

陈国家 这是美国的原版书，一般青年是看不懂的。……何况，那还是十一年前让红卫兵抄家抄走的呀！

李淑英 抄家那天只有我一人在家。我记得一些蠢货在那儿翻箱倒柜，而一个很文静的青年拿走了这本书！

陈国家 后来又打邮局寄还给学校了，也许是看不懂吧。不过，还算诚实。

李淑英 可这里的信，信！康培尔的信！你忘了吗？高志翔如果是那个青年，就算冤家路窄了！他是我们的仇人！

陈国家 怕不会吧。好，好。这些个人的恩怨不说了，不说了！逝者如斯啊！……我现在只想早点见见这青年，我要问他，考他！三十年壮志未酬，我陈国家的有生之年只有献给他们了！

李淑英 现在好些事真难说呀！国家，但愿俊红请来的这位客人既不是汪教授的儿子，又不是当年抄家的青年……（拭泪）

陈国家 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容易动感情！你说俊红请谁去了？

李淑英 高志翔啊！

陈国家 高志翔？她怎么认识？

李淑英 她回来你就知道了。噢，我只顾跟你说话，倒忘了去食堂端菜呢。

陈国家 好，你快去吧。既是我的考生，又是俊红的客人，你就多端几个好菜吧！

李淑英 行，行。你歇着。

（李下；陈看书；片刻，俊红、志翔上。）

陈俊红 快进来呀，我妈又不会吃你的！

高志翔 可这心老是怦怦跳呀。

陈俊红 你呀，这又不是进考场！

高志翔 进考场，我才不怕呢。

陈俊红 这儿是选女婿的特别考场！而且，和录取研究生是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好机会，一百多考生只优待你一位！（拉高进书房）爸爸！

高志翔 （轻声地）陈伯伯。

陈俊红 哟，看你文的，大声点儿！

高志翔 陈伯伯！

陈国家 噢，——噢！你是？……

陈俊红 他就是你感兴趣的考生高志翔。

陈国家 你就是高志翔？

高志翔 是的。陈伯伯。

（陈国家疑虑地审视高志翔，高窘迫地低下头。气氛紧张。）

陈俊红 （不安地）爸爸，你？……

陈国家 好，好！欢迎你，欢迎你！

高志翔 （松口气地）谢谢陈伯伯。

陈俊红 （转为兴奋）爸爸，你和志翔谈谈吧。（狡黠地）该指点指点他呀！嗯？我去给你们当炊事员，好吗？

陈国家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去吧。（俊红进厨房）你们认识？

高志翔 认识很久了。我们下放在一个大队，她上了大学，我还留在农村。

陈国家 噢，……你想通过俊红，让我对你……？

高志翔 不，不，我没这个要求。

陈国家 那么，最起码是来摸一摸底，好过面试这一关？

高志翔 不，也没这个意思。

陈国家 （严厉地）那你为什么要在面试的前夕到一个

主考人的家里来呢？

高志翔 这，……我是，……（不好意思地起立）

陈国豪 你无法回答了？嗯？你坐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离上考场的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即使我把考题摊在你面前，你不吃不睡也来不及了！

高志翔 （有所激动）陈教授，为了钻研天体物理学，我已花去十年的时间！

陈国豪 唔？……噢，俊红向你转告了我对你的初步评价了，是吗？

高志翔 是的。我觉得过奖了。

陈国豪 从你的试卷看来，你是下了一番功夫，笔试成绩已经公布了，名列前茅。不瞒你说，我对你很感兴趣。但这决不意味着明天会放松对你的全面考核！

高志翔 （高昂地）我愿意接受你的全面考核，我有充足的信心。

陈国豪 自信过了头就是骄傲，青年人！

高志翔 如果照前几年那样不考真才实学的话……。

陈国豪 现在不是象吉卜赛女郎看手相那样挑选人才

的时候了！

高志翔 好！那么这里如果就是考场，你马上就可以判断：是铁还是钢！

陈国豪 （自语）有点气魄！（按捺不住地）好！算你碰上了一个急性子的主考大人。（打开笔记本）你既然登门求考，我们就略试一二吧！（认真地）0137号考生高志翔！

高志翔 到！

陈国豪 年龄？

高志翔 二十八。

陈国豪 学历？

高志翔 高中毕业。

陈国豪 目前实际水平？

高志翔 大学本科。

陈国豪 家庭出身？

高志翔 工人。

陈国豪 你父亲是工人？

高志翔 淮海煤矿老矿工高明远。

陈国豪 （深思地）噢，……好。我现在向你提出第一个问题，请注意！

（陈俊红系着围兜从厨房出来，悄悄贴着书房门观望；李淑英从外上。此后两组戏在两个表演区各自进行。

陈俊红 妈妈，妈妈，你快来！

李淑英 他人呢？来了吗？

陈俊红 在里面。哎？爸爸和他怎么啦？

李淑英 啊？出事啦？（放下菜篮，赶忙过来）

陈俊红 不，不。你看，好象是考起来了。

李淑英 我还没见到面呢！他就考起来了，这老头子，我进去说他！

陈俊红 （拉住李）不，妈！也许这是，……这是一种特殊照顾吧！

李淑英 噢，——那我们就在这儿听听。

陈俊红 哎呀，让我在前面！

陈国豪 球冠的体积公式？

高志翔 球冠体积等于 πh^2 乘以 $\left(R - \frac{h}{3}\right)$

陈俊红 初等几何知识。

陈国豪 什么叫椭圆？

高志翔 平面上一点到两定点的距离的和



等于定长,这动点的轨迹叫做椭圆。

陈国豪 很准确。

陈俊红 都是高中生的作业题,谁也答得出。

李淑英 你再听下去。

陈国豪 什么叫势量场?

陈俊红 啊呀,这,……考起“场论”来了。

李淑英 还是听人家的吧。

高志翔 矢量场中的 a 是某一函数 $u(x, y, z)$ 的梯度
 $a = \text{grad } u$, 则该矢量场叫势量场。

陈国豪 好,好!(取一纸,出题)请求出这个二阶常系数线性联立微分方程的解。五分钟交卷。(看表)

陈俊红 哎呀,我的妈呀!

李淑英 啊?……这,这也太紧张了!

陈俊红 什么味?……哎呀妈,饭焦了!

李淑英 你就快去呀!煮饭的任务是你的!

陈俊红 不,妈妈你去!(给套上围兜,推李下)

李淑英 嗨,你这丫头!(进厨房)

陈国豪 时间到。(收卷)好,完全正确。你坐下。

陈俊红 好极了!

陈国豪 请问,从本世纪初开始建立起来的现代物理学有哪些事件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俊红 啊?又考起物理来了!

高志翔 1900年普朗克提出作用量子;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1911年卢瑟福发现原子结构;1913年玻尔提出量子轨道和对氢原子光谱的解释;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1924—1926年德布罗恩等人建立量子力学……。

陈国豪 好了,好了!你的记忆力是惊人的!那么,五十年代以后呢?你谈谈吧。

李淑英 (匆忙上)怎么样了?俊红啊。

陈俊红 又在考物理了,真叫人眼花缭乱。

高志翔 五十年代以后,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发展。在群星灿烂的著名学者中,我最仰慕的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康培尔博士!

陈国豪 康培尔博士?(脱口而出)糟糕。

高志翔 糟糕?康培尔吗?

陈国豪 (自知失言)噢,不,你了解他?

高志翔 读过他的书。教授,你面前这本《大爆炸宇宙学》不就是他的著作吗?

陈国豪 你读过这本书?

高志翔 (脱口而出)读过。

陈国豪 在哪儿读到这本书的?

李淑英 注意,听着。

陈俊红 怎么啦?妈妈。

高志翔 (自知失言)在,……科技图书馆。

陈国豪 你没有撒谎?

高志翔 没有撒谎。

李淑英 啊!但愿如此,我的天啦!

陈俊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国豪 好吧。不过,我倒要问问你,这美国的原版书,你能看得懂吗?

高志翔 (重振旗鼓地)不敢自夸。

陈国豪 好,我们继续考试。(以下双方均用流利的英语进行问答;李淑英实际上担任了观众的翻译) Could you please answer my questions in English?

陈俊红 哎呀妈妈,爸爸说什么来着?

李淑英 谁叫你不好好学英语!

陈俊红 志翔怎么也不作声?他也不懂吗?你快翻译给我听吧,妈妈!

李淑英 你爸说:请用英语回答我的问题。

陈俊红 啊?要志翔也用英语?

高志翔 Ask, please!

李淑英 请提问吧。

陈俊红 他好象很有把握!

陈国豪 Have you read the preface of this book?

李淑英 这本书的前言你看过吗?

高志翔 Yes!

陈俊红 他点头了。

陈国豪 What's it about?

李淑英 前言里说了些什么?

高志翔 It tells us brief contents of the book, that i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of Doctor Combell for about recent twenty years.

李淑英 概括了全书的内容,也就是康培尔博士近二十年来的科研成果。

陈国家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something.

李淑英 你介绍一下吧。

高志翔 Doctor Combell is one of the scientists, foud the radiation of the micro-wave in the universe in 1965. This discovery is an important result of the observation in the modern cosmotagy.

李淑英 康培尔博士是1965年发现宇宙微波辐射的科学家之一。这个发现是现代宇宙论的重要观测成就。

陈国家 Go on, please!

陈俊红 你说下去! (李微笑点头。)

高志翔 In order to get a forther scientific basis, the old Doctor Combell has been working hard. His progress both in the practical observ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have strengthened such a concept: The universe is wide open, and it will go on expanding infinitely...

李淑英 (与高同时)为了进一步取得科学依据,年迈的康培尔博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他在实际观测和理论研究两方面的进展加强了这样的概念,即宇宙是敞开的,并将继续无限扩张……

陈俊红 好,好极了!简直是对答如流!

李淑英 太棒了!英语专业的学生也望尘莫及啊!(爱抚地)俊红,你找了个好小伙子,妈真为你高兴!

陈俊红 (偎依到母亲怀中)妈妈!

陈国家 (情不自禁地上前握手)好极了!好极了!

高志翔 谢谢陈教授的夸奖!

陈国家 你坐,坐。不过我还要和你说几句心里话。

高志翔 请多指点。

陈俊红 妈,他们不考了,谈起心来了。

李淑英 那我们也放心了不是吗?——上厨房!

(二人亲昵地进厨房。)

陈国家 好,你听着。首先,你很骄傲。

高志翔 这,……我一定注意克服。

陈国家 如果说骄傲情绪往往是一些聪明孩子常见病的话,你还有一种少见的危险苗头。

高志翔 危险的苗头?

陈国家 你自己能意识到吗?

高志翔 难道又是,……康培尔?

陈国家 对!从你的试卷上我就看到了康培尔观点对你的影响,而从你刚才的答辨中几乎可以断定,你是个康培尔学派的忠实信徒!

高志翔 陈教授,康培尔的学术是以开创了物理学新纪元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其理论基础,以射电天文学的最新观测手段获得的实际资料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在国际上享有权威的学派!

陈国家 可你应该知道,我们国家不赞成康培尔!他的理论直接违反了恩格斯的论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宇宙是无限的;而康培尔奋斗终身所要证实的,却是一个有限的正在扩散的宇宙!

高志翔 恩格斯生活在蒸汽机时代,自然科学水平只能给他提供一个在当时来说最先进的观点。一个伟人去世了,自然科学还得向前发展啊!

陈国家 可批判康培尔不仅在“四人帮”横行之时,早在五十年代!……谁敢为他平反呢?

高志翔 陈教授,批判、平反,这都是政治术语。自然科学的真理就象这苍茫宇宙一样宽宏大度!你批判月亮,月亮仍然在微笑;你批判银河,银河依然是星光灿烂;你批判扩散的宇宙,宇宙照样在高速地向四处飞奔!……

陈国家 可搞自然科学的人,人!你知道吗?他摆脱不了社会生活、斗争!

高志翔 陈教授,据我所知,您曾经是康培尔博士的学生,是有国际影响的天体物理学家。请允许我这无知青年冒昧地问一句:身居资本主义美国的年迈的康培尔依然光华四射,而回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年富力强的陈教授却在国际天文学坛上销声匿迹了!这是为什么?

陈国家 (触到痛处)别这样说!你看不出我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嗎?……啊,请原谅,我这不是发你的火。你说得有道理,但是行不通!在我们国家,就在明天的考场上,还有招办的,政工组的;他们,孩子,……你暂时还不要提康培尔吧!

(李淑英、陈俊红上。)

陈俊红 妈妈，他们又怎么啦？

李淑英 听你爸爸说下去！

陈国豪 好几年前，我还没有恢复工作，听说有个优秀考生，只是提了一下康培尔的名字，就被撵出了考场！我为了一点心里的事情到处找他，……没找着！

高志翔 五年前，在南江大学理科第一考场？

陈国豪 对，听说是第一考场。

高志翔 一个把爱因斯坦说成爱司皮蛋的考官。

陈国豪 有名的工总司头子，驻校工宣队长……

高志翔 撵出去的就是我！

陈国豪 就是你？那，那你怎么不接受教训呢？

高志翔 更奋勇地前进也是接受教训的一种方式！我不灰心，不气馁。回去以后，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通宵夜地看书。看疲倦了，我便走出茅屋仰望灿烂的星空。我觉得那一颗颗亮晶晶的星星在对我笑了。我遥望东方，在墨黑墨黑的天际渐渐泛起了红光，升起了朝霞！天总会亮的，春天也一定会来的！大自然是这样，社会生活也是这样。陈教授，科学的春天不也是这样从天而降了吗！

陈国豪 (终于被感动了)好青年！有你这样的研究生，我，我死也瞑目了！（踉跄地抱住高志翔）

李淑英 这孩子真象一把火，把你爸爸冷却了多年的心，给烧起来了！进去吧。

(母女俩欣喜地推门进书房。)

陈俊红 爸爸！（拉住高的手）志翔，这是我妈！

高志翔 (有礼貌地)伯母！

李淑英 好，好。

陈国豪 淑英啊，你看我对他全面考核，他却对我全面挑战啊！有人担心我们后继无人，还有人甚至说他们这一代垮了！我算心中有数了！你说呢？

李淑英 我只知道说好，好！（突然收敛笑容，审视高志翔；高惊疑地注视李；气氛又紧张起来）……你？

高志翔 我……

陈俊红 妈妈，你又怎么啦？

李淑英 (又转和蔼地)噢，没什么。俊红，你陪爸爸上

楼休息一会儿。我也想考考他。

陈国豪 你也要考他？……

李淑英 是的。(向俊红递眼色)

陈俊红 噢，我知道了！爸爸走吧。(扶父出书房；又是两组戏各自进行)你考的是研究生，妈妈是考女……

陈国豪 女？——噢，原来还有这一层！你这鬼丫头，怎么不早说！

李淑英 (稍顷；严峻、沉着地)小伙子，为什么低着头啊？你坐下。

高志翔 (不安地)伯母，我……

李淑英 我开始提问了。你多大？

高志翔 二十八。

李淑英 你们相识几年了？

高志翔 在农村相处两年。俊红考取大学后我们只是书信来往。

李淑英 那么，你们互相很了解罗？

高志翔 这，……这很难回答。

李淑英 我的意思是，有些大的事情应该互相讲一讲吧。

高志翔 是的。只是，我今天来也比较突然。我不知道俊红是您的……

李淑英 现在讲讲也不迟嘛！

陈俊红 爸爸，你听。

李淑英 你妈妈叫什么？做什么工作？

陈国豪 嗯，考女婿是该这么问的。

高志翔 我爸爸叫高明远，老矿工。

李淑英 不，我问你妈妈！

高志翔 我妈妈，……家务。

李淑英 家务？

高志翔 是的。

李淑英 父亲是矿工，母亲做家务，请问，是谁引导你学习天体物理这门高深莫测的学问呢？

陈俊红 真婆婆妈妈的！

陈国豪 不，这是细心人的提问。

李淑英 你说呀！

高志翔 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给我讲天上星星的故事，每一颗亮晶晶的星星，都有一段委婉动听的传说……

李淑英 谁引导你系统地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天

文，……还有一口流利的英语？

高志翔 学校的老师，……和我妈妈！

李淑英 谁向你介绍康培尔的？

高志翔 ……妈妈！

李淑英 一位家庭妇女，了解康培尔？

高志翔 妈妈告诉我，康培尔是一位美国天体物理学家。但是作为天文学这个古老而又朝气蓬勃的学科里新生的一个学派却是和他的中国学生共同创立的。就象天上好多星星围绕在一起，组成一个银光闪闪的星系……

李淑英 你妈妈很了解这些！

高志翔 妈妈说，……可惜有的星星陨落了，有的星星埋在乌云之中……

陈国豪 他妈妈难道是？……注意听着。

陈俊红 我从没想起问过他呀！

李淑英 你妈妈叫？……

高志翔 (紧接)我妈妈叫我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百折不挠，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终身！

李淑英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高志翔 她离开人世已经十年了！……

李淑英 啊？……

陈国豪 还是不问的好！这十年浩劫，多少人家都有难言之苦啊！（悲恸地）

陈俊红 爸爸！

陈国豪 走，上楼去吧！

李淑英 以后呢？这些年你是怎么学的？

高志翔 自学。……真正为我学习天体物理学打开眼界的是一本书……。伯母，您别考我了，刚才见到您就想起了十一年前，我，……我对不起您，更对不起陈伯伯！

陈国豪 (正在上楼)俊红，他们又怎么啦？

陈俊红 又没声音了。

陈国豪 快去看看。

陈俊红 爸爸，你当心，……你这腿！

陈国豪 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

(俊红回到书房门口；国豪在楼梯上停住。

高志翔 抄家是我们附中红卫兵团干的。我也在内，但只拿了一本书。

李淑英 你拿的却正是一件致命的东西！

高志翔 致命的东西？不，不！只有一本康培尔的著

作。当时，我也不知道陈教授的名字，后来就把书寄还给学校了。

李淑英 就是这一本，是吗？

高志翔 是的。

李淑英 学校还给我们了。可这里面还夹着一封信，一封康培尔的来信，你把它交给谁了？

高志翔 没有，没有啊？

李淑英 可俊红她爸爸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抓起来后，专案组找我去谈话，我亲眼看见那封信在卷宗里面！

高志翔 陈伯母，那，那？……

陈俊红 啊！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

陈国豪 原来他就是！……（情绪激动，慌忙下楼，不慎跌倒）

陈俊红 啊？爸爸！

(李淑英、高志翔奔出书房。

李淑英 国豪！你怎么啦？你的腿！

高志翔 陈伯伯！（上前扶起陈）

陈国豪 噢，……还好，还好。（强忍疼痛，无力地）原来是你！

高志翔 陈伯伯，我对不起你！这本书使我在学习天体物理学的道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没料到却叫你遭了罪！

李淑英 遭了罪？你知道遭了多大的罪吗？

高志翔 不知道。

李淑英 (命令地)年青人，你蹲下去！

(高志翔服从地蹲下。

陈俊红 妈妈！

李淑英 摸摸陈伯伯的腿吧！

陈国豪 不，不要这样了！

高志翔 (顺着左腿往下摸，惊呼)啊？这，这不是，不是腿！（泪下）这是棍子！

陈俊红 (哭泣)那是在牢房被人打断的呀！

(静场片刻。

陈国豪 好了，孩子，你起来吧。我原谅你……

李淑英 原谅？……我不能原谅他！（奔进书房）

陈俊红 妈妈！这，……志翔，你，你怎么？……嗨！（痛苦地奔入内室）

(又静场片刻。

高志翔 陈伯伯，十一年前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今

天，你们好不容易熬过了灾难的十年，党的政策的阳光照进了你们这个家庭，你们应该安宁地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又闯了进来，触痛了你们心中的创伤！你不要原谅我吧！我真心地请求你不要原谅我！（含泪）我多么热爱科学事业，多么想为祖国的天体物理学贡献青春和力量！但是，今天晚上我知道了，我面前的障碍太多了。我很骄傲，我崇拜至今还没有在中国平反的康培尔，而且，十一年前我又犯过这个无法挽回的错误！而受害人恰恰正是明天的主考人！我将日夜跟随的导师！……我明白这一切的总和不等于是负数，起码也等于零！陈伯伯，陈伯母，请你们相信，我一定以实际行动来补偿我的过错。……我，我走了。（转身离去）

陈国豪 你，你回来！

陈俊红 （奔出）志翔！（高转回身）

高志翔 俊红，我对不起你，没有及早和你谈起这件事，今后的一切由你决定吧！

陈俊红 不，你别走！看得出你心中深藏着更多的创伤和痛苦，可从来也没和我说过！你就当着我父母的面说出来吧。妈妈会同情你的，会原谅你的过错！我们，……我们……

高志翔 不用了，俊红，时间是永恒的考官，它能考验科学真理，考验攀登者的毅力和决心，更能考验爱情。再见！（下）

陈俊红 （奔至书房）妈妈！我该怎么办啦？

李淑英 孩子，难道你还留恋这样的人吗？你不能为了自己的爱情，就把爸爸的痛苦和全家人辛酸的泪水全忘了！

陈俊红 那，那也不是志翔的罪过呀！

李淑英 你去看看你可怜的爸爸，你也去摸摸你爸爸的腿吧，你一定会下决心的。

陈俊红 （奔至父亲身边，抚摸他的腿）爸爸！

陈国豪 别哭了。爸爸问你一句话，你真心地爱他吗？

陈俊红 （点头）

陈国豪 好，爸爸支持你。你起来，听我的话，去把志翔找回来。

陈俊红 找他回来？

陈国豪 对。研究生的事，要由招办定。你们的事，我

们坐到一起合计合计就行了。

陈俊红 （激动地）爸爸！（揩泪）可妈妈她！

陈国豪 （爱抚地）你放心好了，去吧！啊？

（陈俊红扶陈国豪进书房坐到沙发上；国豪示意俊红出去；俊红下。）

陈国豪 淑英，我刚才乍听到这事，心情也很激动。可这会儿冷静一想，不能怪这孩子。

李淑英 抄家，抢书，交出信件，这，这难道还不怪他？

陈国豪 你应该想到，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上下，一下子不知怎么都象着了魔！而他一个十几岁的娃娃，能不跟着冲啊杀的吗？

李淑英 十几岁的娃娃也不能干告密的勾当啊！

陈国豪 当年我们的小俊红如果不是住在外婆家，也一定会参加红卫兵，打砸抢，一定会站出来揭发我这个和外国人通信的父亲。这是最最革命时期在中国毫不令人奇怪的现象。淑英，假如高志翔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谅解他，我们原谅他，我们……

李淑英 你是要以德报怨！

陈国豪 个人的恩怨不能再计较了！如果他要是汪国强的儿子又怎么办？他会说：“陈教授，你当年做了对不起我父亲的事，我不能谅解你！”怎么办？

李淑英 你？……你不是早已断定他不是汪教授的儿子吗？

陈国豪 是呀，他是矿工高明远的儿子！我只是在心里摆脱不了这个想法……。今晚看到他，更使我想起当年风华正茂的汪教授！一颗过早陨落了灿烂的星！淑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科学事业，全国人民望眼欲穿的“四化”，不能再允许糟蹋人才了！人才难得呀！淑英，我已经决心向招办推荐高志翔做我的研究生！

李淑英 你？……嗨！（电话铃响；接话）喂，是呀。国豪，校党委书记老张打来的。

陈国豪 噢，好。（接电话）……你好，老张！有什么事吗？……（难以置信地）什么？北方大学党委来信说我的老同学汪国强教授平反改正了？……太好了！什么？来信还邀请我写悼念他的文章，还要介绍康培尔学派？……张

书记，这，太好了！……可是我当年批过康培尔，伤害了汪国强教授啊！……好，好，你说得对！……好，再见！（放下听筒，激动地）淑英，这一切你听到了吗？

李淑英 听到了，都听到了。

陈国豪 光明磊落！光明磊落！（感慨地）淑英，张书记说，我们党光明磊落地承担了过去的责任，要我们抛开旧账朝前看。还要把我们的教研室建成有康培尔学派特点的科研中心呢！这一下你该想通了？对那孩子……。

李淑英 是啊，对一个青年，……是要原谅他！

陈国豪 你同意了？淑英，我的好淑英！

李淑英 （思想激烈斗争）不，不！从道理上讲是该原谅他，可感情上，……受不了！

陈国豪 淑英，淑英！说老实话，我是多么喜欢他呀！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自学了这么高深的学问，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好青年！

（陈俊红奔上。

陈俊红 上哪儿也找不着了！（扑到母亲怀中，痛哭）妈妈！……他已经走了！

李淑英 他走了？

陈国豪 他上哪儿啦？

陈俊红 他乘车回乡下去了。……这是他留下的一封信。

李淑英 信？快，快念念。

（陈国豪展信。

高志翔 （画外音）陈伯伯，陈伯母，俊红，刚才在你们家发生的事太突然了。我难以向你们说明一些情况。十一年前，我拿走那本书回家后不

（上接 22 页）

赵步高 （先是一愣，然后把介绍信撕成碎片）沈小兰同志，来日方长，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冲冲欲下）

沈小兰 （厉声）站住！作为大队负责人，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赵步高 （愕然）这……

沈大妈 （感到问题严重）我们不要材料不要紧，见了面还是一个哈哈两个笑。你可不能发起造反派的脾气，伤了今后的和气啊！

赵步高 （转环地）哎哟，我是，“小和尚念经，有嘴无

久，妈妈也挨整了，我家也被别的红卫兵抄了。妈妈被一伙坏蛋整死以后，在退还的一部分遗物里有这一本书，后来我就把书寄还给了南江大学，但是却没有信件。我知道的就是这一些……。

李淑英 啊？……我错怪他了！

高志翔 关于我的家庭还是向你们说了吧！其实我父亲姓汪，也是个康培尔学者，五七年打成右派后死了。我妈带我回到原籍，为了生活和培养我读书，她嫁给了矿工高明远。高师傅对我非常好。他常常对我说：“为了你的前途，在任何场合你都说是矿工的儿子。”就这样隐瞒着，我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的前途！当然，前些年国家的前途都难以预料，还谈得上什么个人前途呢？如今，好在春天已经到来，曙光正在升起……，我更当奋勇前进！

陈国豪 淑英！到底找到这孩子的下落了！

李淑英 （羞愧地）可，可他又被我撵走了！

陈俊红 妈妈！

陈国豪 俊红，你别着急，一定能把他追回来！

陈俊红 那得有车！

陈国豪 对，请招办派车来！

李淑英 （迅速地拿起话筒）喂，校总机，请接招生办公室。

陈俊红 （雀跃地扑到妈妈怀中）妈妈！

（李淑英一边爱抚着女儿的头发，一边对着话筒在说什么。

（幕闭。

（题图、插图 裴向春 题字 王羲）

心”，你们可别误会嘛！（佯笑）

沈小兰 （冷笑）误会？别盆子里插葱装蒜了！

（唱）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心里开着无畏的花。

任凭风浪倾地起，

我也要劈风斩浪，奋战那走石飞沙！

（沈小兰威严挺立，俨然擎天玉柱。

（赵步高羞愧满面，无地自容。

（幕徐落。

——剧 终

（题图 王戎）

昆曲《十五贯·见都》是一场好戏。这场戏塑造了巡抚周忱这个官僚主义者的鲜明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知府况钟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精神。如今重读起来，仍然能够感到现实的思想意义和巨大的艺术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剧八场，周忱只在这一场中出现，其形象居然相当突出。

这场戏的开头是这样描写的。况钟为了请求都察院准予对熊苏冤案缓刑复查，在辕门外相烦夜巡官通报。夜巡官因周忱安寝已久，害怕触怒都督而不敢通报。后来他看在况钟的声望上勉强通报，但周忱传出话来，明日早堂相见。况钟无奈，亲击堂鼓。这才迫使中军入内禀报，得到“客厅相见”的答复。到得客厅，况钟独自等待着，好不容易等到中军出来，况钟以为周忱即出，起立恭候，其实中军是穿过客厅传旗牌伺候。旗牌应声了，周忱总该出来了，况钟入位等候，良久仍无动静。这时漏楼敲三更三点。况钟感叹“急惊风偏遇着郎中慢”。最后，巡抚大人终于在旗牌、中军、家丁的伺候下威严地登场。这段戏不长，却写得有声有色，曲折有致。先写辕门外况钟求见，后写客厅内况钟等候。写求见，先是况钟请夜巡官通报，后是况钟击鼓逼中军禀报；写等待，况钟两次误以为都堂将出，又是起身恭立，又是入位等候，真所谓坐立不安。这当然要使况钟大为感叹，剧本就此为他按了一段唱，唱出他的深切感受，以此结束这段戏。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描写琵琶女的出场一样，大官僚周忱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

昆曲《十五贯》如此不及其详地描写周忱的出场经过，自然不仅在表现封建时代官场的习俗，它还有更大的作用。

其一，勾勒了人物性格。这段戏从侧面勾勒了周忱的官僚面孔。从况钟的再三求见，勾勒周忱的官势

之盛，他的骄横；从况钟的长久等待，勾勒周忱的官架之大，他的傲慢。同样，写夜巡官胆小如鼠，写中军狐假虎威，也是为了写周忱的官势，从这些可卑可憎的奴才嘴脸，使人想见主子的尊容。这段戏还将况钟和周忱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深夜奔忙，一个早早安寝；一个为小民遭冤着急，一个为搅醒好梦着恼；一个藐视权贵，一个倚仗权势……写一个人物出场，表现两个人物性格，手法是高明的。（在两人见面后继续有对比：一个讲究证据，一个空论黑白；一个要慎重定案，一个要革管人命；一个以理服人，一个以势压人等等。）

其二，造成了紧张气氛。剧本一方面渲染周忱的权势，并且透露出这个上司不喜欢僚属的多事，另一方面交代况钟是个有官声的人，并且显示他有冲破障碍的坚强意志，对立双方摆开了阵势。同时，“更鼓敲得人心烦”，时间的流逝又增加了紧迫感。

宋光祖

其三，引起了观众期待。况钟愈是着急，周忱愈是着恼，观众就愈有兴趣，他们知道两人相遇必有一场好戏可看。观众了解到见都已经如此艰难，预料请准复查更难，因而迫切地期待着下文。

《见都》对周忱出场的精彩描写是改编者的一个创造。朱素臣原作在况钟击鼓之后，就开启角门，夜役明火站堂，周忱冠带而上。既没有中军明知故问、虚张声势，也没有况钟的焦急等待。正是改编者在一段平常的过场戏中，用少而精的笔墨创造出“急惊风偏遇着郎中慢”的戏剧情境，对周忱这个封建官僚作了细致的刻画，产生出多种艺术效果。周忱出场的描写也是对传统戏曲的一个革新。传统戏曲中人物的出场，往往缺乏铺垫，不能表现性格，烦琐的程式甚至阻碍剧情的发展。改编者挥动生花妙笔，在看似老一套的官府排场中巧妙地赋予了性格描写，这种革新精神值得称道。

（题字 余颖超）

少而精

人各有别

致 远

前些时候，有一种所谓根据人的指纹判断性格的表格，在青年中颇为风行；这种表格，把人的指端不同的罗纹归为三十种之多，每一种赋予一个性格。这种全无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虽然能引起人们的一时好奇，但终究不能骗人长久。而且人各有别，岂是这三十种所能概括得了的？由此，我想到了戏剧创作。舞台上的生活画面，是由各种各样的角色组成的，剧作者也要赋予这些角色以不同的人物性格。可是剧作者笔下的人物，决不应该象上述那种相命术一样随便就给自己的人物加上一顶“性格”的帽子。如果那样，我想剧作家的作品也会象那“相命术”一样，要被观众嗤之以鼻。

最早的戏剧作家是不太注重人物的性格描写的，他们只是为了情节的需要，而将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划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如英雄、小丑、傻瓜、懒汉等等（似乎与“手相归类法”略同），然后把他们选择到自己的戏剧中来。因为类型人物的特征有限，便于创造，也容易被理解，所以他们在早期的戏剧中十分活跃流行。但是由于类型人物的性格单一而又缺少发展，因而对生活的概括也就显得肤浅。随着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对舞台上的脸谱化的人物就大大不满足起来。人们需要更为细致入微的性格区别，这就要求剧作家们真正打开人物心灵的窗户，让人们去窥视微妙惟肖的不同人物的心理状态。

一般认为，作品中古怪的人物性格比较好写一些。所谓插科打诨、滑稽调笑的丑角儿，在我国传统戏曲里屡见不鲜，这种人物个性容易突出，最能活跃戏剧气氛。不过在现代戏剧创作中，即使这一类型的人物，要写出他们的行为动机

和独特姿态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话剧《于无声处》中的何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善于说怪话的人物，在何是非的眼里，他是个十足的“整天不疯不傻”的怪人，他的一言一行逗人捧腹，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然而这个人物却不是作者仅仅为了点缀戏剧气氛而设计的，剧本和演出清楚地展现了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那个“说真话犯罪，说假话有功，说官话保险，说屁话高升”的年代里，这个有志于医学事业的青年医生志不获展，被迫心灰意懒去走“白痴道路”。这个表面上“不疯不傻”无所用心，心底里却忍受着巨大痛苦的人物，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作者从生活出发，对自己所要塑造的人物作了一番剥骨透里的分析，才使得他血肉丰满、真实可信。

话剧《丹心谱》中的老中医丁文中，也是一个幽默诙谐的人物，但是他和《于无声处》中的何为相比，却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何为对被“四人帮”破坏了的社会风气，从“看伤”发展到“看清”，而丁文中则是一开始就是个头脑清醒，思想敏锐的人物，他象老中医切脉一样，对暴戾恣睢的“四人帮”一伙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说何为是以幽默诙谐来发泄胸中的愤懑，那丁文中则是以幽默诙谐作为利刃，首先揭露那伙丑类的灵魂，丁文中半辈子生长在旧中国，忠诚正直、嫉恶如仇，对党对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感情，他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因而幽默诙谐、斗争得法而无可懈可击。为什么何为、丁文中这两个同属于幽默诙谐的人物，却表现出明显的性格区别来呢？他们的区别正在于生活的环境、社会经历、文化素养以及生理气质的不同。而这些却在两个戏的作者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俗话说“戏中人物无大小”；意指作品中的各种人物，都要严肃认真地进行创造，不可轻而视之。这就对剧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真正了解自己笔下的人物，才能写出千姿百态、各有区别的个性来。著名戏剧大师易卜生，对自己创造的人物是费尽心思的，创作前他对人物的许多细节都能了如指掌，但他承认，他要认识自己的剧中人物，有时要花上一二十年的时间。易卜生在了解熟悉人物时所下的功夫，不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吗！



（篆刻 张继璋）

在戏剧演出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场面:舞台上的人物命运、戏剧情势,因为某一个人物或某一桩事件的出现,一下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或转危为安,或转安为危;或变福为祸,或变祸为福;或由喜转悲,或由悲转喜。比如在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剧《救救她》中,就有这样的场面。这个戏的第一场结束之前,李晓霞家里充满着欢快的气氛,亲人和朋友高兴地地为考上大学的李晓霞送行,那知隔了一会儿,送行的人依然提着行李背包回来了,他们的脸上带着沉痛不安的神色。

原来在去车站的路上,晓霞被公安机关拘捕了。一个即将成为大学生的女青年,突然被公安机关拘捕成了罪犯,由于人物命运的骤然变化,整个舞台上气氛也一下子由欢快转为沉痛。这种人物命运和戏剧情势发生突然的转变的场面,在戏剧中称为“突转”,有时也被称为“陡转”或“激变”。它是戏剧结构技巧中的一种。最早提出这个名词概念并阐述这种技巧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他在他的文艺理论著作《诗学》中,把“突转”作为戏剧情节结构的三种主要成分之一。他说,所谓“突转”就是“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面”,也就是所谓从“顺境转入逆境”或“从逆境转入顺境”。从亚里士多德对“突转”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突转”不是指一般性的变化,而是指根本性的颠倒,用俗话来说就是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比如上面所说的李晓霞从去上大学到被押进管教所,就属于这种转变。这种结构技巧,在戏剧创作中有着其他手法所难以起到的特殊作用。由于“突转”具有既是突然而来,又是根本性颠倒的特点,犹如平地风波,晴天霹雳,所以它能使剧情产生巨大的起伏和波澜,对观众的心理进行一种意料不及的撞击,从而加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和戏剧情势的关切感。

然而,要把“突转”场面写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起码对运用“突转”技巧的基本要求得有所了解。戏剧技巧是为塑造人物和表现主题服务的,因此好的“突转”场面,应当有助于刻划和表现人物剧烈而又细腻的心理变化,加深人们对主题的理解。比如世界名

意料不及的撞击

——谈谈戏剧创作中的“突转”技巧

吕兆康

剧《茶花女》第三幕中的“突转”场面,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在第三幕的前半场中,过去一直被作为男人玩物的马格丽特,因为与阿芒相识而第一次被人真爱,第一次尝到真正爱情的甜味。此时,她的内心完全沉浸在喜悦和快乐之中,并对幸福的将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然而,就在此时,阿芒的父亲杜瓦突然来到了她的跟前。他厉声责备她,并要求她立即断绝与阿芒的关系。马格丽特的感情为此一下子从欢愉的高峰跌入痛苦的深渊。在这急剧的转变中,作者细致地刻划了马

格丽特复杂的心理变化:她先是感到委屈,以为杜瓦不了解实情;后是感到恼怒,因为杜瓦侮辱了她;最后她感到绝望,她明白象她这样身份的人在那个社会里是没有权利得到爱情和幸福的,为了保全自己心爱的阿芒的前程,她决然同意结束与阿芒的关系。我们从马格丽特的感情和命运的急剧转变中,清晰夺目地看到了她是个既可爱又可悲的善良女子,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封建制度和道德的虚伪,恶毒和不合理。

“突转”场面中的人物和事件的转变,应当是突然之间发生的。但是转变必须合乎情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它必须“由情节的结构中产生出来,成为前事的必然的或可能的结果”。就象上面所举《茶花女》第三幕的例子,马格丽特命运的“突转”,是建筑在前两幕戏情节的基础之上的。在前两幕中,通过对腰缠万贯的公爵、伯爵、男爵这些贵族资产者与马格丽特关系的描写,已经预示了象马格丽特这样的女性,只有在阔佬们“做场面时”,才处以“第一位”,而说到“尊严”,只能“处在末位”的结局;因此,在第三幕中马格丽特与阿芒之间的真正爱情遭到夭折,虽是突兀,却是可信的。此外,杜瓦的出现和阻挠,在第二幕中通过阿芒与马格丽特的对话,也已作了预伏。如果我们组织“突转”场面,只求“意料之外”,不讲“情理之中”,那就会使观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这样也就起不到加强戏剧性的作用了。

威廉·阿契尔在《剧作法》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下转 28 页)